









894-2

三思樓月書之一

兄



夜窗書屋出版

3  
134807









目錄

第一幕	五
第二幕	三九
第三幕	六〇
第四幕	八四
第五幕	一〇七
重版後記	一三四



時 地 八

現代

中國

蘇秉羣

蘇太太安蓮

蘇麗玲小姐

李王子美（即念梅）

李晃（即何特甫）

王媽

廣原少佐

野村少佐

陳亮白

史墨起

（對白中作秉羣）

（對白中作安蓮）

（對白中作麗玲）

（對白中作子美）

（對白中作李晃）

（對白中作王媽）

（對白中作梅）

（對白中作馬）

（對白中作亮白）

（對白中作墨起）



鈴寶

(對白中作妓甲)

愛妹

(對白中作妓乙)

婷玉

(對白中作妓丙)

謝蒼

(對白中作謝)

王道度

(對白中作王)

韓雄飛

(對白中作韓)

劉以唐

(對白中作劉)

孫重

(對白中作孫)

秋田少將

(對白中作何)

蔣祕書

(對白中作祕書)

荒雄中尉

兵甲



兵乙

侍僕

獄卒甲

獄卒乙

副官

看守長

其他





第一幕

時 一個秋天的傍晚。

地 北方的一個都市。

人 蘇秉羣，其妻安蓮，其女蘇麗玲，李王子美，李晃（即何特甫），王媽。

景 一間雖不富麗而頗精緻的房間，門二，一通套間。鋼琴像想要把屋子分爲兩間似的放在舞台中間，幕啓時，已有那悅耳的歌聲與琴聲可聽見。

子美 （唱）「笑容堆在臉上，甜密種在心頭，我要把你的眉兒淺淺畫，把你的唇兒淡淡搽，把你的頭髮打個鴛鴦結，再把玫瑰霜在你身上灑，這樣我要把你擁進羅帳，聽更鼓兒一更更打。」

（餘人齊鼓掌。）



秉羣 唱得好極啦；這才是太平時代的歌曲！再來一曲！

麗玲 李太太，再唱一曲！再唱一曲！你知道我今天是多麼快活。遊擊隊打退，我父親已是這裏的要人，至少是一個局長的地位，爸爸，是不？局長，你看，我們可以有汽車。我愛坐着汽車去玩，衛兵站在旁邊。我們可以天天去看梅蘭芳，戲院裏天天給我們預備好位子，不要化錢。

安蓮 唱，李太太，唱！啊，麗玲，你去叫張媽拿香檳酒來。在客堂裏，我記得還有三瓶。

子美 香檳酒？

安蓮 是的，香檳酒，那還是她父親過去做軍需處處長時候別人送的。

麗玲 我自己去拿去。

（麗玲下。）

子美 香檳酒，好極啦。我們當初在上海，天天同阿晃跳舞喝香檳，那時候真快活。



；現在他要做生意，叫我一個人在這裏，香檳酒也好久不喝了。

（麗玲拿着香檳酒，女傭捧杯盤上。）

子美

啊，麗玲小姐，謝謝你，謝謝你：我今天真是快活，快活極了，比你們還快活！

（女傭開酒，倒好，獻給她們。）

子美

（先拿了一杯，喝了一大口）呵，香檳酒，這使我回想起當初在上海時候的情形，那時候阿晃在南吳大學讀書，我在中學裏，每到星期六晚上，他帶我去跳舞，香檳酒，我們愛喝香檳酒。（她又喝了一口）啊，那時候真快樂，現在叫我一個人在這裏。

秉羣

不過現在好了，華北的天下打平，太平的時節也快到，你們小夫婦終可以在一起了。

麗玲

（喝了一口酒）李太太，你再唱一曲。



子美 麗玲，你先唱，唱我教你的歌。

麗玲 我唱得不好。

子美 不要緊，你唱；你唱完了我再唱；今夜我要盡力的唱，我還要跳舞，因為我實在快活，麗玲你唱，唱「牧歌」也好。

（她說着在鋼琴上按起來。）

麗玲 （唱）小妖精，小妖精，誰偷你的鷄兒肥？誰偷你的菜兒青？我要你一雙的溜溜的眼睛，同水一般藍，同天一般青，像一顆亮晶晶的星，她伴我趕牛到天明。

（大家鼓掌。）

麗玲 現在你唱，李太太。

子美 好，我唱。（唱）「走是苦，坐是勞，靜臥在床上更淒楚；雨天黯淡，晴天熱燥，陰沉的天時心更煩；希望時光快，希望日子跑，生命更消磨得悽慘。」



西風笑我人瘦，東風笑我人老，於是菊花楊柳都是愁。」啊！你看我聲音都變了，我快活得聲音都變了，我有點熬不住，我要告訴你們，我有一件比你們都快活許多的事！

蓮

子美，你還有祕密沒有告訴我們嗎？

子美

我只是快活，我沒有祕密，我還想唱（她唱）「走是苦，坐是勞，靜臥在床上更淒楚；雨天黯淡，晴天熱燥，陰沉的天時心更煩……」怎麼樣？我的聲音有點變麼？哈哈，我實在快活得全身細胞都放不穩了，我興奮得歌都不會唱了。

麗玲

那麼你一定有什麼特別高興的事了。

安蓮

告訴我們，讓我們盡量快樂一下；你快活得歌都不能唱，今天還是第一次呢？

子美

麗玲，你猜，你一定猜得着的，昨天夜裏我就情不自禁的在我嘴裏洩露了。



麗玲 啊，媽，我知道了，那一定，一定是她的……

安蓮 對啦！這一定你的小丈夫要回來了，告訴我們，他在什麼時候回來？呵，一定是的，我記得你同我說過，你一想到你可愛的小丈夫就感到苦悶，一悶就唱歌，今天連情歌都不會唱，那一定，一定……

子美 一點不錯，他就要回來了，今天，今天，就在這一刻。

秉羣 呵！恭喜恭喜。你為什麼不早告訴我們？

安蓮 這樣快活的事，你為什麼不早告訴我們？

麗玲 你為什麼不早說？李太太呵，怪不得你今天換了一件這樣漂亮的衣服？

子美 本來我不想告訴你們。一直等他進來了才給你們介紹，給你們一個驚奇。但是現在，我的心跳得厲害，我不能不先告訴你。

秉羣 來，讓我們來一杯，慶賀慶賀李太太。

（秉羣斟酒，大家碰杯喝盡。）



子美 麗玲，你來同我跳舞。（她拉了麗玲跳舞）

麗玲 （跳了一回舞，突然的）呵，我要去換一套衣裳。

（麗玲下。）

秉華 李太太，到底你丈夫什麼時候可以到？

子美 啊！現在的火車哪有一定？下午我到車站去問，他們說最晚一班車是九點鐘。我想他現在不到，一定坐這班車來了。（她看看桌上的鐘）哎喲，怎麼這鐘走得這樣慢，才八點一刻啊！啊，蘇先生，請你看看你身上的錶，是不是八點半？別是我的鐘慢了。

秉華 （看錶）正是八點一刻，一點不錯。李太太，你不要想牠，時間是越想越慢的，三刻鐘常常比一天還長呢？

安蓮 三刻鐘還不容易麼？子美，你快把鐘放在抽屜裏，來，讓我們談談，把你這種期待忘去。



子美 謝謝你，蘇太太。但是我的心在跳，我的神經在跳，我的每個細胞都在跳，哎喲，我坐不穩，我坐不穩；好像我丈夫一定會早回來似的。

安蓮 你靜一靜心。我來把你的鐘藏走。（她過去拿鐘）

子美 （搶抬鐘）不，我要看着鐘等他。你聽，安蓮，這鐘聲的搭的搭響着，好像每秒鐘都報告我丈夫要到來似的。我要牠走快一點，啊！（她擺鐘）現在比方已經九點鐘，不，九點鐘車子剛到，他到這裏也許是九點念分。啊，你看，他來了，他到這裏，先在門口問：「這裏有李王子美麼？」啊，不，他一定說南方話「儂此地阿有李王子美？」於是王媽說「有」。啊！別是王媽不知道我的名字。（她喊）王媽，王媽！

（王媽上）

子美 回頭有人問「李王子美。」記住，李王子美就是我，我就是李王子美；你就叫他進來，叫他快進來。



王媽 是！李太太。

子美 那麼你好好等在外面吧。

（王媽下。）

子美 （追出門口）啊，王媽，王媽，來的是一個漂亮的男人，他也許說南方話，你聽不懂，那也就是找我的。

（子美回身。）

子美 比方這樣，他就進來了。他穿什麼衣裳，西裝，他愛穿西裝，西裝，不，往內地來，一定穿中裝，中裝他穿中裝也很漂亮；啊，不，他一定穿西裝，當火車快到的時候，他想到來看我，一定換西裝；於是他拋換帽子，就叫：「子美！子美！」……啊，安蓮，我不能想到，我一想到他快活極了。啊，他也許要來了，現在的火車沒有一定，也許早到，也許晚到。可不是；啊，門外是誰的聲音，啊，怕是他來了。（她跑到門口）



（進來了麗玲，她換了一套新衣裳進來，頭髮也裝梳得更加美麗了。）

麗玲 李太太，你駭我一跳。

子美 啊，是的。你穿這件衣裳真是漂亮極了。讓我抱你跳舞。（她抱住麗玲跳舞）  
（啊，我要開開無線電。（她去開無線電）你聽，你聽。這是一隻好曲子，讓我們跳，我們跳！（她與麗玲跳舞）

安蓮 子美，你真的把我女兒教壞了。

子美 她非常聰敏，一教就會。

安蓮 自從你來了以後，子美。麗玲被你帶得越來越摩登了，她學會跳舞，學會了唱歌。

子美 還是她長得漂亮呀！

安蓮 你們不要跳了！

子美 啊；幾點了？（停舞）啊，已經九點多了，他該來了。



安蓮 怎麼，子美，你真是瘋了；這鐘是你自己撥的，你忘了麼？

子美 啊，我真是太興奮了。不錯，現在才八點三刻吧？

秉羣 (看錶) 八點四十分，才八點四十分。李太太，你坐下來，靜靜談一談，時間就很快過去了。

安蓮 (拉子美) 子美，來，坐在這裏。告訴我你丈夫的情形。

秉羣 我從來沒有看到你們這樣要好的夫妻。

安蓮 新婚的夫妻誰不是這樣。我們年青的時候，你出門了，我也是這樣的等你。

秉羣 但是李太太真有點多情。

安蓮 女人都是這樣，只有男人在外面會忘了在家裏的太太。

子美 不，安蓮；他可不是這樣，他只愛我一個人，只愛我一個人，他永遠想着我。

秉羣 你們結婚以後就分別的嗎？



子美 可不是！

麗玲 但是你們在上海戀愛，那生活已經夠快樂了，每星期六一同跳舞呀，玩呀，玩到天亮。

子美 我們還時常旅行，到蘇州呀，到杭州呀！啊，可惜你們沒有去過，那才是美麗的

麗的地方呢；我們那裏有一句話：「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每逢春天秋天，我們在上海的漂亮人都去；西湖裏划划船，龍井喝喝茶。花呀，到處是花！不用說別的，月亮也比這裏好，圓的時候分外圓，俏的時候分外俏……

麗玲 啊！

秉葦 沒有結婚，你們就一同去旅行呢；

子美 是呀，一同旅行。先我也不敢，後來看同學們都這樣，我也就去了。但是我們

們在旅館裏，我總同他二個房間。

麗玲 他不要求你住一個房間麼？



子美 自然他要求，但是我不敢，沒有結婚我總不敢。

秉羣 那還好。

子美 但是有一次在無錫所有的旅館都滿了，只有一個房間，

麗玲 那麼怎麼樣呢？

子美 自然一個房間住下了。但是我叫他睡在沙發上。

安蓮 他肯麼？

子美 啊，他非常聽話，規規矩矩睡去了。

安蓮 他真是好。

子美 但是他太好了。到現在我後悔，早知道結婚後就要分離，過着淒淒涼涼的日

子，那時候何必不盡量快樂呢？

秉羣 但是今天起好了，只要華北太平，他在這裏做買賣就可以永遠伴着你。（他

斟酒）來，來喝這一杯，這一杯祝你同丈夫永遠在一起。



安蓮  
麗玲

（舉杯）祝你同丈夫快樂。

（大家喝酒。）

子美

（看鐘）啊。他怎麼還不來？別是走錯了地方。

安蓮

啊，李太太，怎麼會呢，你待丈夫太好了。

秉華

我想你丈夫一定是一個很好可愛的人物。

安蓮

這是一定的，能使像她這樣的人想他，他一定是一個漂亮的人物。

子美

真的，他怎麼還不來？會不會出什麼岔兒？

安蓮

不會的，不會的，這是你想得太厲害了。

子美

啊，他來了，他來了。

（她到門口去開門。進來的是王媽，她手裏拿着晚報。）

子美

啊，是你！（她失望地把報紙往桌一擲，倒在沙發上。）



（王媽出。秉羣順手拿了一張報紙翻閱。）

安蓮 你不要心急，子美，讓我們再談談，他就要到了。

麗玲 今天終可以到，早晚也不過幾十分鐘，急什麼？

秉羣 （在讀晚報）啊，有一列車出軌了，死了不少人，啊，這大概又是遊擊隊幹的。

子美 （搶報紙看）是開來的嗎？

秉羣 是開進來的車子。

子美 （拋報）啊，我怕他真會在裏面。

（麗玲看報。）

安蓮 你不要神經過敏了，哪有這樣巧？

子美 （突然興奮地站起來。）我要去看去。我要去。

安蓮 你去看什麼用？一時也不見得知道。



子美 我要去。

秉羣 而且這車子是兵車，不是客車。

麗玲 而且這是二點鐘的車子，你等的是九點鐘的。

子美 但是也許他早來呢。我要去，我要去看看，請你們原諒我。

（子美到衣架上拿大衣；但又回到麗玲手邊看報，驀地一驚，不過立刻鎮靜起來）

子美 （沉吟地）蘇先生，（沉思地）報上說何特甫被捕了。

秉羣 哪一個何特甫？

安蓮 是那個神出鬼沒的何特甫麼？

子美 （將報紙交給秉羣，她冷靜地思索。）

秉羣 要是何特甫真的捉到，我們就可以太平了。

麗玲 是怎麼被捕的？



秉羣（讀報）「早晨六點鐘的時候，司令部特務隊接到報告，得悉何特甫與青年

男女二十餘在國民大學開會……」

麗玲 媽，你以為這是真何特甫麼？

安蓮 子美，怎麼啦？

麗玲 你還在擔憂火車出軌的事情麼？

子美 麗玲，啊，自然，啊，你沒有嫁人，不知道一個女人嫁了丈夫，這做丈夫的

男子對她有什麼樣的意義？（站起，不安地來回的走。）你想我應當到車站去打聽麼？

王媽 李太太，客人來了。

子美 啊，他來了，他來了。王媽，你請他進來。

（王媽下，子美脫去穿上一半的大衣，對鏡子理自己的衣裳與頭髮。麗玲也跟着理自己衣裳與頭髮。就在這時候，李晃提一隻皮包進來，他是一位非常



健美的男子，高高的身材，有光的眼睛，烏亮的頭髮，整飭的西裝。大家都站起來，另眼看他，他沒有看別人，一眼就看到子美。）

子美 啊，阿晃，阿晃，我等得儂急來！

李晃 喔；子美，子美，儂讓我看，儂軋頭髮、改樣子了；眉毛無沒變，眼睛挖進了，鼻子還是照樣玲瓏；啊，儂瘦了，儂有點瘦了；儂阿是因爲想我？

子美 儂呢？儂也瘦眼，還黑了眼；哪能，頭髮剛剛剪過？……：……：啊，我真的快活得連介紹都忘了。哈哈，這是蘇秉羣先生，蘇太太，麗玲小姐，這是我的丈夫李晃。

李晃 （鞠躬並握蘇秉羣的手）久仰久仰，內人每次寫信來，終提到諸位待她好；伊還是一個小囡，要諸位費心照料，我非常感激。啊，對勿住，我講南方話，因爲我北方話講得勿好。啊，蘇太太，儂阿懂南方話？

安蓮 懂一眼眼。懂一眼眼，剛才報上說火車出了事，子美駭得要命；她怕你別是



出了什麼岔兒，她想趕到車站去看，碰巧你來了。

秉羣 我說這車子是兩點鐘的，你要等九點鐘到，怎麼會是你呢？

李晃 其實我倒是四點鐘就到的，我跑去剃剃頭，括括面孔，我想到此地吃飯也勿便當，就在外面吃了一點東西；後來我又去忽一個浴。儂想，在現在的火車上，跑了這許多路，煤灰啦，土啦，人還像人麼？

子美 儂也應當先通知我一聲，儂勿曉得我等在這裏着急。

李晃 但是我難道齷齷齷齷來會我的好太太麼？

子美 那麼儂勿會打一個電話麼？

李晃 我哪能曉得儂軋電話，啊，勿要說了。是我勿好。現在我已經回來了，我說今朝夜裏好到，勿是嚙沒失信麼？

子美 可是我到車站去問，伊拉說，夜裏車子頂晏是九點鐘，那麼我哪能會勿着急



安蓮 子美，你不要說了，小夫小妻今天好不容易在一起，早點休息吧。（對秉羣）

秉羣！我們讓她們早點休息吧。

子美 再坐一回，再坐一回。

安蓮 不。你丈夫路上也累了，早點休息吧。

李晃 我還好，我雖是很累，但還勿想睡覺。

秉羣 早點休息吧，明天我爲李先生洗塵。

李晃 這不敢當。（這句是非常勉強的北方話）

秉羣 一定，一定，我們要快樂一下，你知道，李先生，這次開來的日本軍官都是

我以先的同學呢。

李晃 啊！那末明朝讓我來請蘇先生蘇太太，謝謝你們照拂我的內人。

安蓮 那太客氣了。我們哪里有照拂她，她倒教會麗玲許多東西，跳舞呀，唱歌呀



秉羣 明天我請，你們來隔天再說，一定我請，我是東道主，新來的軍官我認識很多，我一同請他們，替你介紹，你知道無論做什麼買賣，多認識政界軍界的要人，可以方便許多。

安蓮 那麼，現在，我們走吧，讓他們早點安息。

秉羣 那麼，明天見。你們早點休息吧。

李晃 明朝會，真是交關對不起。

麗玲 明天見。那麼李太太，明天早晨還教我唱歌麼？

子美 自然，怎麼不教你呢。

安蓮 得啦，明天還學什唱歌？麗玲，明天不用學了。明天見，明天見！

（安蓮，秉羣，麗玲下。）

安蓮 明天見，明天見。

李晃 明朝會，明朝會。



李晃 送他們到門口，回來，故意打個呵欠，大聲地說）啊！子美，憊倦來，快點睡吧！哈哈，哈哈。

子美 儂一定吃力了，儂一定吃力了。（一面說着，一面到門口望望，把門鎖好）啊，特甫！你實在化裝得太好了，要是在路上看見，我一定不認識你。還有你的態度，表情，說話，都好得不得了，簡直換了一個人，你真可以去做戲，到好來塢去做電影明星。

李晃 你也不壞，你也裝得不壞。我們這樣說話不要緊麼？

子美 你放心，他們都是飯桶，現在早去睡了。

李晃 （跑到窗口）啊，念梅，這下面是什麼地方？你佈置好出路沒有？

子美 我好容易找到這裏，哪有想不到出路的。這下面是一個小院，晚上不會有人進出，你看，這裏跳下去是煤柴棚，那裏面有梯子，也有繩子，對面小門可以隨便你出入。這面的門是通廚房的，我也配好鑰匙，萬一有什麼用處，可



以從廚房進去，也可以鎖住了不讓別人出來。

李晃 念梅，不錯，你工作得不錯。（他吻子美）

子美 爲你做工作我終是光榮的。

李晃 怎麼爲我呢，爲民族前途！爲抗戰！我們不是爲民族在工作麼？

子美 但是我愛你。

李晃 是的，我知道，而且我也愛你。但是現在我們都獻身於抗戰，不是麼？

子美 是的，這些我都知道，但是真正使我在危險之中感到生命的意義，那還是因爲我愛你。剛才我聽說火車出事了，我怕你陷在裏面。我怕，我實在怕！這種怕，決不是完全站在工作的立場上，以爲我們民族損失了一個人材，而大半是站在我自己立場上，我怕的是我失去了一個愛人。我怕，要是真的失去了，我將怎麼活下去！

李晃 這無論如何是自私的情感，念梅！但是我們且不談這些。我不是說要到晚上



才到麼？怎麼你會疑心我在兩點鐘的車子裏面。

子美 這是直覺的。而且你不是常常神出鬼沒麼？在工作之中，我想到可以有許多環境會使你改變你預定的計劃，那麼你到底什麼時候到的？

李晃 我是昨天夜裏兩點鐘到的。

子美 昨天夜裏？

李晃 不錯，昨天夜裏。但是要說到城裏，則是今天下午。你知道兩點鐘時候車子的出事，正是我的工作。

子美 啊！你真是了不得！還沒有到這兒，狂風已經到了。神出鬼沒，你工作得簡直神出鬼沒。但是你要當心，現在這裏對於你的遊擊隊的活動，非常注意，他們派了不少的暗探在偵查。

李晃 那麼你有點怕了？

子美 我怕，是的；你看，（她說着將報紙遞給特甫）這裏是你被捕的消息。



李晃（接報，大意地一瞥，露着閒適的笑容說）那麼你難道被這消息駭倒了？

子美 初一看，真的駭壞了我，但仔細一想，這消息實在太可笑了。

李晃 你難道相信我會這樣被捕麼？

子美 等我覺得這消息可笑的時候，我才奇怪我是這樣的幼稚，現在我覺得那完全因為我愛你，愛你得使我理智幾乎消失了。

李晃 那麼你還怕什麼？

子美 我所怕的還是那火車出軌的事。——要是你出了什麼事，那麼一切怎麼辦呢？我奇怪你會自己擔任這樣危險的工作？

李晃 這自然因為我合適。

子美 但是這是人材，我們不能損失你這樣的人材，因為即使在建設時期，也還需要你這樣人材。

李晃 但是這個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定需要我這樣的人。尤其在這個區域里，恐



怕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能夠清清楚楚的知道每一塊石板同每一根草。

子美 但是我終覺得我們應當寶貴人材同我寶貴錢財一樣。

李晃 （猛然省悟地拿起報紙細看）那麼這羣可憐的青年將頂着我的名字而殉難了

子美 這難道還不好麼？你現在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做你的工作了。

李晃 但是站在我的立場，子美，我怎麼可以讓這羣無辜的孩子爲我而死呢？

子美 爲你而死難道還不光榮麼？

李晃 無論如何這是不對的，我不能夠允許有這種的事情發生，二十幾個有教養的青年，子美，這都是我們民族的人材，爲我這個何特甫的名字而犧牲，那麼你說我算是爲誰在服務？

子美 爲工作呀？工作所代表的是全中國的人民，是整個的民族，並不是二三十個大學生。



李晃 但是他們都是進步的大學生，是民族的優秀份子。

子美 那麼你打算怎麼樣呢？

李晃 我必須救他們。

子美 救他們？！

李晃 自然，我必須救他們。我甚至會對敵人去說，何特甫是我，我就是何特甫，他們都是沒有關係的人。

子美 這樣的結果是怎麼樣呢？你得到良心的平安而死了，但是抗戰因你良心的平安而挫折了。這還不是你那一套書呆子的道德！

李晃 也許，但是我相信這二十幾個青年當中，一定有何特甫在裏面，也許還不祇一個。

子美 笑話，這是自私的安慰，

李晃 自私？！子美，你說這是自私？我倒要問問你內心的意識，是否是因為珍貴我



這個李晃，因為你愛我這個李晃，你要占有我這個李晃，所以對於這羣不相識的青年毫不吝惜他們的犧牲呢？

子美 也許我有自私的感情，但是這與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你是中央直屬的游擊隊副司令，你的生命是屬於工作的。

李晃 因為我是屬於工作的；所以我更不願工作有負于社會，二十幾個進步的青年，你想想，他們就是我們前途，那麼我們有沒有資格做有負于他們的事情，我是一個領袖，我的人格應當是他們的模範。

子美 我不想同你辯論，特甫，無論如何，你的觀念是錯誤的，你明天可以同謝先生他們去談談。現在我想你也累了，我希望你早點休息，晚點決定。

李晃 好，不說了；我還要點事，明天還要早起。

（他跑到書桌跟前，開開檯燈，拿出日記簿，又從鞋底裏拿出紙條幾片，將紙條的字抄到簿子上去。）



子美 (跑過去，開開檯燈，唸李晃抄出的東西)「鈴木的步兵一師紮王家莊西北一帶，王山力騎兵團，精騎六百，駐紮城北北仔灣地方……」

李晃 不要唸了。要是有人聽見不是玩的。

子美 晚上這裏同古廟一樣，這是我知道的，你放心。要不然，一對南方夫婦，久別重逢，不趕快睡覺，說了半天北方話也是不像樣。

(李晃在抄寫，子美開箱子，拿出一本簿子看，舞台暫寂)

李晃 (寫完站起)你打聽到什麼消息麼？

子美 (唸)暗探一千三百名由林百懷帶領，在城中各處工作；八號開到山本七郎一旅，九號開到大田大佐一師；師團長秋田于十號夜到此，部下一分紮城外，大田大佐師于十一號掉西郊八唐灣一帶，城中由八十八旅駐紮……

李晃 你是說這次開來的是秋田？

子美 是的。是秋田何大郎。



李晃 那麼到底碰到了！

子美 怎麼

李晃 他是我的哥哥。

子美 你的哥哥？你說是你嫡親的哥哥？

李晃 是的，是我嫡親的哥哥！但是有十多年沒有碰到了。

子美 日本人？

李晃 你不知道我母親是日本人嗎？

子美 但是……

李晃 母親死了以後，我被叔叔帶回來，他在軍校念書，所以就變成了日本人！

子美 怎麼以先沒有聽你說起過？你們感情好麼？

李晃 沒有說過，是的。我們感情從小一直好極啦，就在我後來到日本留學的時候

，我們也整天在一起，只因為我們立場不同，各人走各人的路，所以就一直



不來往了。

子美 那麼，特甫，這次你可以想法子同他談談，使他歸化中國不很好麼？

李晃 這是不可能的。

子美 那麼給他更高的地位，或者給他錢收買他。

李晃 他不是這樣的人，他雖然意識錯誤，但是個性却同我一樣的倔強。

子美 那末你將怎樣呢？

李晃 沒有怎麼，同他不是我的哥哥一樣。

子美 那末假如他落在你手裏呢？

李晃 當然是俘虜。

子美 不能使他歸化嗎。

李晃 這是不可能的。

子美 那麼假如你落在他手裏呢？



李晃 我逃脫或者是死。

子美 我想他也會以上等的俘虜對你的。

李晃 不會的，因為我不是陣地上的俘虜，我是一個間諜，是……

子美 但是你可以用手足之情打動他，甚于可以叫他放你。

李晃 不想，這是不可能的。

子美 你們最後一次什麼時候會面的？

李晃 在我二十三歲的時候，那時我在日本留學，後來在帝大畢業。他叫我留在日本做事，可是我看輕他拒絕了他的要求，自己走自己的路。呵，（他打個呵欠又說）不早了！明天還有許多事。（他跑到床邊。回頭看看）啊，這房間佈置得真好！你真有美術天才。

子美 但是你呢？你是戲劇家，剛才的化裝表情實在好極了。

李晃 （轉身用手按按床）床不壞，我就睡在這里麼？（他躺倒床上）



子美 自然。

李晃 那麼你呢？

子美 我自然也睡在這裏。

李晃 （驀地從床上站起）這成什麼話呢？難道我要借着工作做什麼？念梅，你難道沒有想到我帶着疲倦的身子來這裏？爲什麼不預先向房東借一張睡椅給我睡呢？

子美 你倒是規矩人，但是可惜我沒有想到你心裏還有這許多禮教習慣同書呆子的紳士習氣。你叫我去借床，難道一個女子等久別重逢的丈夫回來，先要預備分床睡覺，這會不引起別人的疑心麼？這兒有兩條被，很方便的，只要你肯克制一點自己。

李晃 我不是說這個，念梅。我是怕我的睡相不好，會把你踢到床下的。

子美 廢話……我先來睡！

子血鄰藏書



（子美奔進通套間的台右小門下。）

李晃

（到鋼琴邊坐下，開開鋼琴上面的燈，隨便按幾小曲的音符，嘴角浮出淺淺的笑痕。）……

（子美穿着睡衣從套間出來，把房燈滅了，跳上床，開開床燈。）

子美

（用南方話，戲皮笑臉的大聲地）李晃，我等着儂，來睡吧！

李晃

（站起來，滅鋼琴上檯燈，伸一個懶腰，微笑着走過來。嘴裏哼着琴上未奏盡的小曲）拉拉，……拉拉。……

——幕徐下。



## 第二幕

時 第一幕之翌日。

地 華麗的飯館。

人 蘇秉羣，李晃，廣原少佐，野村少佐，陳亮白，史墨起，侍者，妓女甲（鈴寶）。

（妓女乙（愛妹），妓女丙（婷玉））。

景 這是飯館的特別雅座，右後面一張圓桌，桌上杯盤狼籍，右面是沙發三把，中間置小圓桌，桌上有水菓，茶，香煙，煙灰碟……等。四周都坐着人。大家面孔紅紅的，肚子實實的，有的在喝茶，有的抽煙，這是酒醉飯飽以後，正是高談闊論大笑的時候。幕啓的當兒，野村帶醉地往後面圓桌拉着陪他的妓女下來，他是最後吃完的一個人。



衆（一陣大笑）哈哈……

野村 你們快不要笑，聽我的乖乖唱，鈴寶，唱！

妓甲 我沒有姐姐唱得好。

妓乙（她坐在陳亮白的旁邊）你不要推給我……

野村 她也要唱，你先唱，你先唱。（他忽然看見蘇秉羣與廣原少佐在角上談話，

他跑過去說）你們倆幹麼，說什麼私話，快說給大家聽聽。

廣原 他在問我關於何特甫的事情。

野村 啊，你又在哪裏誇功，老實說，這算不了什麼，這個人你們看他厲害，我可

瞧不起他。

亮白 什麼，關於何特甫什麼？

廣原 是這樣的：今天早晨，……啊，這事情司令部叫我們不要對外面說，不過我們都是好朋友，說說不要緊，但是你們可不要對外面去說去。



秉羣 少佐，快不要講，這裏飯館裏耳朵很多，也許有他們的人聽見。

墨起 老蘇，你也太胆小了，他們已經打敗了，還有什麼人敢出來？

亮白 難道這裏會有他們的同黨？

秉羣 我怕隔壁也許有人……

野村 廢話，有人聽着，我不把他帶來斃了。有我在這裏怕什麼，有人說他們多麼

勇敢，多麼不怕死，可以沒有人擋得住我的軍隊衝鋒。怕什麼？老梅，我替你代說。雖然沒有什麼了不得，但是功勞終是你的。我告訴你們：何特甫今天早晨被廣原捉住了，所以他很得意，司令部不許將這個消息傳出去，但是我已經聽廣原說了十多次了，其實司令部也太胆小，廣原也太逞能，何特甫這樣算得了什麼？我打死了不知道多少敵人，捉住了不知道多少他們黨羽，我沒有以爲了不得，他捉住一個何特甫就以爲不得了，哈哈……

亮白 但是聽說何特甫不但是遊擊隊副司令，而且是專幹秘密工作的人，他是神出



鬼沒的。

野村 神出鬼沒，咱們打仗的哪一個不是神出鬼沒。

墨起 少佐，就讓廣原少佐說一說，我們不會打仗的人聽起來終是有趣的事情。

亮白 在什麼地方捉住的？

廣原 你看，他們都要聽。

野村 那麼你再說一遍得意的事。我可聽夠了。（他拉着妓女甲坐到較遠的地方）

妓丙 那麼講啊！（她到廣原前面）他怎麼會讓你捉去的？

廣原 怎麼，你同他有交情麼？

妓丙 擘！

廣原 好，現在聽我講，（他興奮地連說帶表演的說出來）那是今天早晨，我們聽說國民大學學生們在開會，我就帶了人去；我把人埋伏在周圍，我就在門外偷聽，他們正在討論怎麼樣援助遊擊隊的事情，忽然有人說我們擁護何特甫



那時我就看見主席台上的主席，個子很高，眼睛發光，年紀也不像大學生，我就叫大家抓人，誰知何特甫眼快，一下子就從窗戶跳出去，我就專追着他，結果沒有人逃脫，一網打盡，我就親自押着何特甫出來，那時路上看見的人就說：「是何特甫！」「何特甫捉住了！」哈哈，你看，這就是何特甫。

李晃

（用不純熟的國語說，直到被捕後同此）這真是大快人心，大快人心，廣原少佐儂真是英雄！那麼後來有殺掉他麼？

亮白

那麼怎麼樣呢？

廣原

怎麼樣？你想，有何特甫在裏面，這還了得。我就小心地把他押到司令部，路上又有人叫着何特甫被捕了。可是帶到司令部，我審問他們，他們都不招認他是何特甫，說他們裏面根本就沒有何特甫，要是有何特甫，大家都是何特甫，你想多少刁滑。大家都想把他做了，你知道我們過去吃過他多少虧，但是司令命令，叫我們送他到偵察處去。



墨起 留着他的命幹麼？

廣原 幹麼，要他招出來啊。——這裏留着的同黨有多少？在哪里？有些什麼計劃？

秉羣 要是他不招呢？

廣原 這可不是我的責任了，這要靠他，（他指指馬上校）看他的本事，他是偵察處的副處長。喂，怎麼樣，你有沒有叫他招出來，老馬？

野村 到我手裏哪有不招的，雖然他還不肯說出他們的祕密，但是終是遲早的事。鐵打的人都要他招，不要說是肉做的。

亮白 怎麼？

野村 怎麼？我們有的是刑具。我們用水灌到他鼻子裏去，我們用鋼絲通到他肚臍眼裏去，我們用煨紅的鐵燙他的屁股，他媽的，他要再不招，我們還有電刑。

妓乙 啊噫，這太怕了！

妓丙 這不是做死了麼！



野村 做死，用冷水一浸就活了！活了再做，他還敢不招麼？

李晃 啊，野村，那麼爲什麼不好好審他呢？

野村 這一羣賊，他媽的，好好審他，他會招麼？

李晃 那麼要是冤枉的呢？

野村 冤枉的，活該，你們中國最多是人，死幾個有什麼關係。

李晃 這真英雄的話！英雄，英雄。

（這時墨起站起來，要走。）

墨起 諸位對不起，小弟還有點事情，失陪了。

亮白 墨起兄，我也走，我同你一起走。蘇先生，謝謝，謝謝，我失陪了，諸位再見。

廣原 再見，再見。

（史墨起與陳亮白出，秉羣送他們出去。）



野村 讓他們走，這羣沒有用的東西。我們再來酒好不好？玩一個痛快。

李晃 好，好！

廣原 怎麼？你這個小伙子也贊成麼？好，讓咱們交一個朋友。

野村 我們叫蘇老頭兒也回去，讓咱們三個人來玩：這三個姑娘都還不壞，叫她們陪着我們。

李晃 好，好，

（蘇秉羣上。）

廣原 老蘇，我們還要喝酒，你先回去吧。

秉羣 哪有這個事情！叫我自己先走。

野村 不要緊，老蘇，我們也許要喝一個通宵。老朋友了，不要客氣。

秉羣 諸位興致真好，我老頭兒在這裏也許反而掃你們興，那末我就失禮了，不過賬都算我的，我在櫃上說好了，你們不要客氣。（對李晃）那麼你呢？你同



我一同走麼？

野村 老蘇，你不要把他叫走；咱們同他正要交一個朋友，你先回去吧，回頭我送他回去。

秉羣 好，好，那末就這樣。諸位，再見。啊，廣田少佐，我的事情不要忘了。

廣田 不會，不會。再見。

野村 再見！

本晃 明天見！

秉羣 明天見。

野村 現在好了，就剩咱們三個人，讓我們痛快喝一喝。伙計，伙計。

（侍者上。）

野村 來酒，再來酒。

侍者 白乾兒還是黃酒？



廣田 咱們喝什麼酒？

野村 來外國酒。

廣田 好，那麼就來白蘭地。

李晃 我的酒量可不好，我還是來點啤酒吧。

野村 不行，不行，啤酒算是什麼酒？

李晃 我也喝白蘭地，但是少喝一點。

廣田 好，好，那麼兩樣一同來。

侍者 要什麼菜嗎？

野村 隨便來幾樣冷盤。

侍者 是是！

（侍者下。）

野村 現在好了。咱們一個人一個姑娘。（他拉了妓女甲）



妓乙 但是老爺，我還要到別處出堂差。

野村 不行，不行，你不許走。

妓丙 但是……

野村 怎麼，你要不服從咱老爺麼？

李晃 不要走了，就陪我們一晚，你要知道這兩位軍官都是英雄，他們來了，這個

城以後就太平了，你們將生意正多，還計較這一晚麼？

（侍者拿酒菜上。）

李晃 來，讓咱們先喝一杯，（他替妓女們斟啤酒）來，讓我們大家祝廣田少佐捉

到了何特甫，祝野村少佐功德，使何特甫招出他們的同黨！

（李晃與妓女碰杯。隨後妓女們爲廣田野村斟白蘭地。）

廣田 好！好！小乖乖，你自己也喝一杯白蘭地！

野村 你也喝一杯，李先生。



妓乙 我喝一口，我就在你那裏喝一口。

（妓乙在廣田手上喝一口。）

野村 好極了！好極了！鈴寶，你也來喝一口。

（妓甲在野村手上喝口。）

野村 好極了，小乖乖！聽說中國女學生現在也去當遊擊隊，哈哈……

李晃 我們可要女人陪着喝酒。

廣田 陪我們睡。

野村 喝酒，喝，老梅！

（梅馬喝酒）

李晃 （拉着妓女丙，到較遠的地方去。他擁着妓女，坐在角邊。）啊！你幾歲了？

妓丙 十九歲。

李晃 不壞，不壞。你嫁給我好不好？現在太平了，我就要在這裏做生意。做生意



發財，發財你跟我享福。

野村 我們打仗，你倒先想發財了。

廣田 還早着呢！

李晃 怎麼，我明天就想找地方開鋪子。市面一好，我的鋪子準可以發財，你知道我有做生意的本領。

廣田 但是你不怕城裏打起來麼？

李晃 怎麼，這羣土匪難道還要反攻麼？

野村 自然啦，不把他們全殺光，他們終想反攻。

廣田 他們要不想反攻，爲什麼派何特甫來做間諜？

李晃 現在何特甫捉到了，還怕什麼？而且，我們不是有許多軍隊在這裏麼？聽說有三萬，後面還有不斷的接濟。

廣田 實際上只有一萬七八千，一大半不行；這兩天聽說衡縣戰事很吃緊，所以掉



走了兩旅。接濟自然有的，但是只有西面一條路，他們一截去就壞了。

李晃 西面不是駐有重兵嗎，怕什麼呢？

廣田 重兵，劉騰的部隊，你們中國軍隊都是飯桶。也許我們於最近開去幫他。

李晃 那麼就有幾千人了，怕什麼？

廣田 但是臨鎮方面也來要救兵。

野村 怎麼，女人不談，談打仗麼？來來，來喝酒！你們放心，明天我叫何特甫招出祕密，我們一網打盡遊擊隊，這就可以不怕他們了。這個城由我來守。現在且讓我們快樂。女人在手裏，我們還談什麼打仗！

廣田 不對，我倒以為我們要帶着女人去打仗，陪我們在壕溝裏。

李晃 （拉着妓丙走過去）不錯，男人都應當當兵，女人都應當給男人白相。

野村 對，對，讓我們來喝酒！你們少談打仗，我們要快樂。啊！我剛才叫她們唱，怎麼，啊，老梅，就被你打斷了。



李晃 好，來，小姑娘，儂先唱，唱一曲好聽的給將軍們聽。

廣田 好，唱一曲，唱一曲！

妓丙 鈴寶唱得好，

妓甲 知道你唱得好。

廣田 不要客氣，大家唱一隻，愛妹也唱一隻。

李晃 那麼你先唱，你先唱。

妓丙 那麼唱什麼呢？

李晃 隨便什麼，隨便什麼，挑好的唱。來，將軍們，來，讓我們吃酒。

（廣田野村乾杯，李晃只喝了一口。）

妓丙 （唱）

「小奴奴家在南方，

但是小奴奴還有情郎，



他爲打仗呀，流落他鄉

我尋他呀，一直尋到北方，

尋到北方呀，流落在煙花房……

李晃 好！好！中校先生，咱們喝酒，現在你唱，鈴寶。

妓甲 (唱)「小奴奴家有銀牆

小奴奴家有金房，

就爲那強盜們來啊！

把我們搶得精光，

搶得精光呀，

「小奴奴流落在煙花巷。」

廣田 這歌不好聽，不好聽。

李晃 中校先生，咱們喝酒！假如看得起我，咱們做個朋友，夜裏咱們到姑娘家去。



野村 好的，好的，咱們做個朋友，但是我回去，我有事情呀！

李晃 半夜裏有什麼事情？

野村 我的事情就在半夜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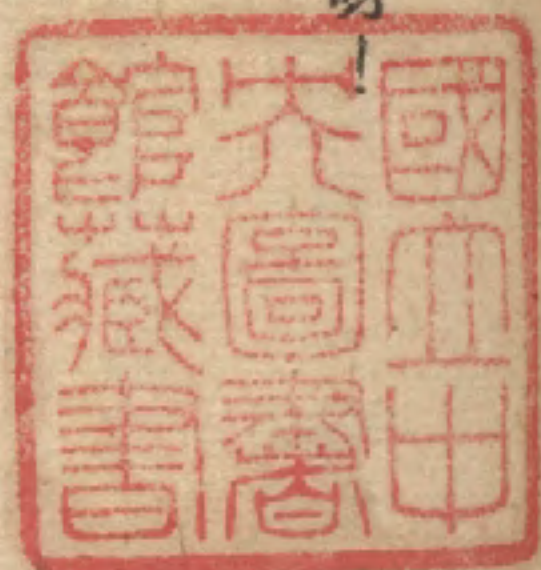
廣原 他要審許多第五縱隊。上面有命令來，要他把何特甫同他的口供解上去，所以他這兩天每天要去。

李晃 他不是已經招認了麼？

野村 我們要他招出同黨，招出計劃，招出祕密組織。

李晃 你已經用過許多刑罰了麼？

村 用過，用過許多，但是他招；這傢伙真有點厲害。當我煨紅了鐵針從他指甲裏刺進去的時候，他說「招，招！」但是招的都不是真話。哼，我看這也許不是何特甫，但是荒雄大佐說一定不會錯，說因為是何特甫，所以這樣厲害。其實何特甫也是人，又不是鐵打的。暈去了十來次還敢撒謊。





李晃 暈去了十來次？

野村 自然，他又不是鐵打的。照荒雄大佐的意思，不管是真是假，把他鎗斃豈不是乾脆。但是我可一定要口供。而且秋田少將還要我們於後天把人同口供一同交去呢。

廣原 人同口供，一同交去？那麼你們怎麼辦？

野村 交去，自然交去。

廣原 但是秋田少將是最講法律的，他不贊成用私刑。

野村 所以我們要養幾天交去。

李晃 你是說秋田少將講法律麼？

野村 是呀，但是我不贊成。法律是不澈底的事情，我主張鐵血。

李晃 鐵血主義？

野村 鐵血就是鐵血！我主張殺，殺，殺，在南洋，在中國，在印度，在整個東亞



，整個世界殺光了那些愛搗亂，愛作惡的人，殺得乾乾淨淨的，只騰些好人，讓我們大日本皇軍來管，此後就用不着苦苦打仗？所以在我管轄之下，我就是殺，有一點嫌疑就殺！（馬漸漸有點醉了）

李晃 話的確不錯，但是專門殺嫌疑犯，真正的犯人老是抓不到，這還是沒有用。

野村 你這是什麼意思？

李晃 我的意思是抓些沒有罪的嫌疑犯在打在做，讓真正的犯人逍遙法外，在外面笑你上當，這不是要被別人暗笑你是傻子麼？

野村 那麼難道把嫌疑犯都放了？

李晃 自然，這才是英雄的見識。

野村 你不壞，人說中國南方人聰敏果然不錯，你有做我祕書的資格。但是嫌疑犯終是嫌疑犯，究竟還沒有證明他們沒有嫌疑。



李晃 但是經過你的刑審而沒有招，你想牠們還會有什麼祕密藏在胸中麼？

廣原 但是是何特甫呀，這傢伙自然不容易招供的。

李晃 但是何特甫也是人呀，他究竟不是鐵打的。

野村 我的少佐，不錯呀，你看，我看你還是少吹點牛吧。要是真是何特甫，到我手裏早就露出原形了，我想還是你把稻草人當作妖怪抓來了。但是我的責任也不過兩天，好好壞壞做打一個口供送上去，也就算了。好，現在時候不早，我該回去工作了，老朋友，我終盡我的責任叫他們招一個究竟。

（野村站起來。）

李晃 那麼我可以跟你去看看麼？

廣原 去看看，我想你會駭壞的，當我用銅絲兒往他們肚臍眼裏打進去的時候，他們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啣啣」的叫起來，到最後只剩一口氣的時候，眼皮一翻……這付神氣你瞧吧。



妓丙（駭得顫抖了，想什麼但未說什麼）……。

野村 怎麼？你也想去看嗎？好，大家去，大家去，我們到那面再去喝酒去。

妓丙 我不去了。

妓乙 去，去，見識見識去。

妓甲 去，去，我們陪他們去，但是，老爺，要是太害怕了，我們可要先走的。

廣原 那自然隨便你。

（衆下，幕在外面汽車聲中徐下。）



### 第三幕

時 前幕之翌日。

地 中國方面的一個與遊擊隊聯絡的祕密機關總部。

人 謝蒼，念梅（即李王子美）蘇秉羣，安蓮，王道度，韓雄飛，劉以唐，其他。

景 一個院落，後面是短牆，短牆之中是門。院中有一株大樹，樹下有桌子一，桌上有些文具飲具。幕開時，謝蒼，王道度坐在桌旁。李王子美站在較遠的地方，她的神情不安，態度倉皇，說話有點焦急不自然。

謝 怎麼？你急也沒有用。坐下等着。回頭把蘇家的人綁來了，總可以知道一個下落。現在你先把你知道的告訴我們。

子美 我什麼都不知道，……我看到昨天的晚報，說是昨天早晨被捕的。但是昨天



早晨他還在家。昨天晚上蘇秉羣請客，也請了他。但是他一直在飯館，沒有回家來，到十點時候蘇秉羣回家，說他還在喝酒，但一直沒有回來。

謝 蘇秉羣請客，沒有請你？

子美 沒有女客。

謝 還有別的什麼客人呢？

子美 不知道，據說還有幾個軍官，都是蘇秉羣的朋友。

謝 那麼他一定是被賣了。

王 怎麼，你在蘇家怎麼久，會不知道蘇秉羣偵探着你們。

子美 這是不會的，我敢担保。

王 那麼這明明是蘇秉羣做好的圈套。

謝 那麼，十點鐘時候蘇秉羣回來，他怎麼說？

子美 他說李晃還在喝酒。



謝 那麼今天早晨他怎麼說呢？

子美 他也很驚奇，怕是吃醉了酒，被軍官們拉到審子裏去。你以為他真會在審子裏麼？

謝 不，我所知道的他的確於昨天夜裏被捕了。這是從許多地方打聽來的消息，一點不會錯。

子美 但是報紙說是昨天早晨，今天報紙沒有說起。

謝 不，昨天早晨他們捉到是一個假何特甫，我想這個煙幕彈再好沒有。以後他們再不會知道何特甫還在這裏。

子美 但是特甫可不贊成那羣青年爲他犧牲。

謝 是的，他上午來過，也同我談起這個。

子美 那麼一定是他去自首了。

謝 這個不難證明，因爲在晚上，我們已經買通了兩個去侍酒的妓女，叫他們注意



何特甫。現在我已經叫人去找那兩個妓女。不過我所想到的，這還是蘇秉羣做好的圈套。但是蘇秉羣怎麼會識透何特甫呢？我奇怪了。所以我先要問你。

子美 你難道疑心我出賣何特甫麼？

謝 這個不是問題。因為我們已經要把蘇秉羣同他太太綁來，一問就知道的。

子美 那麼你真有點疑心我了！

謝 也許是的。

子美 你疑心我？老實說，老謝，我不明白你們為什麼允許他做這樣危險的工作？

叫他在這樣危險中冒險？我倒是要疑心你們有人在賣他！現在倒說我。

王 念梅，你不用急，這事情很容易證明。回頭蘇秉羣一綁到就可以水落石出。

子美 但是何特甫，何特甫的人呢？要是他真的被捕了，那一定沒有活的希望，那麼我也只有一死。

謝 你這是什麼意思？



子美 我是什麼意思？我的意思很簡單，我愛何特甫，我爲他工作。我不是爲你們工作。（她哭）

王 爲我們工作。難道我們不是爲抗戰麼？

子美 啊，你們叫他冒最大的危險，現在他被捕了，你們倒說我出賣了他？（她哭）

（有人敲門，王道度去應門。）

謝 （拿手鎗交王）帶着這個。

王 （把鎗放在袋裏去應門）誰？

韓 是我。

（王道度開門，進來韓雄飛及同伙二人，押着蘇秉羣與其妻安蓮，他們夫婦兩人，手倒捆着，眼睛被布包着。）

謝 （對子美）不要響。（對蘇秉羣）你們不要害怕，我們請你們來，不是爲別的



。是因爲聽說住在你們家裏的上海人李晃今天失蹤了，想問問你看。你老老實實回答我，就沒有什麼；否則可要對你不起！

秉羣 我不知道。

謝 不知道？奇怪啦！他昨天不是同你一同在吃飯的。

秉羣 但是昨天我走啦，他同幾個日本軍官還在喝酒。

謝 那幾個日本軍官是誰？

秉羣 是我以前的同學。

謝 也是你請的客人嗎？

秉羣 是的。

謝 他們以先不認識這個上海人麼？

秉羣 不認識。

謝 不認識就一同喝酒嗎？



秉羣 他們竟認作了朋友！

謝 在這裏，你可要說實話；要不然就要對你不住。（對安蓮）你說，蘇太太，到底你丈夫同你商量過什麼？

安蓮 一點沒有，一點沒有，你們饒了我吧！

謝 你還說沒有？

安蓮 的確沒有。

秉羣 你們到底要什麼？要多少錢？用不着做腔作勢。

謝 不許你說話。

安蓮 你們要錢，我們有的都可以給你，饒了我吧。

謝 少說廢話！你好好回答我，你就有命；否則，可就要對你不住。我問你：住你們那里一個女人有麼？

安蓮 有的。



謝 她叫什麼名字。

安蓮 她叫子美。

謝 你們同她好麼？

安蓮 同她很好。

謝 這個李晃回來的時候，她怎麼樣？

安蓮 她非常焦急的等他丈夫回來。後來回來了，我們就睡覺了。

謝 那麼你丈夫請客是怎麼說起的？

安蓮 我丈夫本來第二天要請幾個新開到的軍官，見李晃李先生新到，也一同請請他。

謝 蘇先生，我問你，昨天請客，李晃什麼時候到的？

秉羣 他到得很早。

謝 他同你們談些什麼？



秉羣 他沒有同我談什麼，他是生意人，想在這裡做買賣。好像很想巴結巴結日本軍官似的，所以同他們說話很多，並且很恭維他們。

謝 那麼後來席散了，他們還在那邊？你是主人，怎麼先走了呢？

秉羣 是的，他們都有點醉了，還要喝酒，說要喝一夜，我要早睡，而且我是老頭子，我想混在他們一起也掃他們興，所以先回家了。

謝 那麼後來呢？

秉羣 後來，我回家就睡了。天亮，李太太說是他丈夫沒有回來，急了一早晨。

謝 那麼你沒有去問你那些日本軍官的朋友們麼？

秉羣 我當時就打電話去問。但是他們說不知道，只叫我立刻去看他們去。

謝 那麼你沒有去看他們？

秉羣 我剛要去，就被你們綁到這裏了。

謝 這些日本軍官知道這個上海人是你的新朋友嗎？



秉羣 我就是這樣介紹的。

謝 他們知道他同他太太住在你們家裏麼？

秉羣 好像沒有說到過，他有太太可更沒有人知道了。而且那位李太太同我說過，她丈夫到了就要尋房搬家的。

王 (同謝耳語)……

謝 (點點頭，對站在旁邊的伙伴) 把他們關起來。

(站着的兩個伙伴推蘇氏夫婦。)

秉羣 關起來，你們這算是爲什麼？你們要什麼快說，爲什麼把我們關起來？

安蓮 啊！(哭) 你們要什麼儘管說，快饒了我們的命。

謝 請你們放心，我們只是調查一點事情。調查清楚就放你們回去。現在只好委屈你們一點了。

(蘇氏夫婦被推進右面門內，韓雄起同幾個伙伴同下。)



謝 (對王) 你看怎麼樣？

王 我看他們好像真不知道似的。

謝 也許真的不知道，不過我們且等各區的報告再說。

子美 現在你們還疑心我出賣何特甫麼？

謝 我想假如我們判斷不錯，那麼的確錯疑心了你！但是你要原諒我們。我們想到的，以爲如果何特甫被你們房東賣了，昨天晚上被他們捉去；哪有你可以平平安安到今天早晨逃出來的。除了你出賣了何特甫！

子美 我不是逃出來，我因爲何特甫沒有回去，所以來問來。

謝 那麼你的東西呢？

子美 難道這些祕密留在家裏被人來檢查嗎？要是何特甫落在別人手裏，檢查是有一點難免的。而且我的東西很簡單，要是事實上要我回去，我還是很容易搬回去的。



謝（若有所悟的到右面門口）把他們帶來！

（韓推蘇氏夫婦上。）

謝現在已經查明，那裏面有點祕密，你們快招出來。

秉羣我們知道的已經都說啦。

謝還要抵賴！我們可不客氣啦！

安蓮實在我們再不知道什麼了。

謝（突然大怒）把女的先帶去用刑！

（韓拉安蓮。）

安蓮（大哭）秉羣，你有什麼祕密快說吧，救我的老命。

秉羣你們不要這樣，我知道一定說。但是我別的實在不知道。

謝你還不招！你以為用刑的是你太太不是你麼？（對韓）把女的放下，先帶男的

去上刑，把他吊起來用火來燙



（韓拉秉羣。）

謝 蘇太太，你先把你知道的說出來。

安蓮 （哭着說）我實在不知道什麼，秉羣，你快說，快說。

秉羣 啊唷，我實在不知道什麼了。

謝 你是不是同你認識的日本軍官穿通了，把那個上海人騙去。

秉羣 沒有沒有。我請那幾個日本軍官完全因為我要謀一個差使，順便帶請了這個上海人。

安蓮 本來我叫你分兩次請，請上海人也請他太太一同去，你要省錢，現在好，鬧出事來了。

（門外有人敲門，王備鎗去應門。）

謝 把他們先帶下去！

王 是誰？



（韓帶蘇氏夫婦下。）

劉 是劉以唐。

（王開門，劉是一個衣服漂亮，舉止瀟灑的少年。不知道是化裝如此，還是本來如此。他帶着兩個被蒙眼的女子——即妓乙與妓甲——進來。）

劉 （瀟灑而幽默地）好，現在到了，我叫你們不戴什麼首飾，就是省得你們害怕。  
（他替她們解開蒙眼的綢帕）你看，這裏的人你都不認識吧？但是不要緊，請坐請坐。（他從桌上倒兩杯茶給她們）喝杯茶。好好地說。

妓甲 （驚惶地，但看到劉毫不緊張的態度，也就安心地說出來。）他們……他們  
先在酒樓裏喝酒，後來姓馬的丘八說到他們的偵察隊去，我們大家就去了。

劉 （抽上一根紙煙）你們也去了？

妓乙 是的，你不是叫我們設法跟着他麼？

劉 那麼怎麼樣呢。



妓乙 到了那邊，我們看見了可憐的犯人。

妓甲 都是年青的大學生。

劉 (幽默地) 都長得很漂亮吧？

妓甲 但是已經被他們弄得不像人了。

妓乙 簡直把我嚇壞了。

劉 那麼後來呢？

妓乙 後來那個叫廣原的軍官把我們帶到隔壁，說是叫野村的就要把他們上刑了。

劉 那麼那位上海的李先生同姓野村在一起？

妓甲 是的，他們在一起。

劉 後來呢？

妓乙 後來我們只聽見犯人的慘叫。

妓甲 還有野村的審問。



劉 那麼那位李先生呢？

妓乙 我駭得要命，不知道他在幹嗎。

妓甲 好像聽見他在勸姓馬的。

妓乙 一直到最後，他們兩位吵起來了，於是廣原也進去了。

妓甲 我想跟進去，但被那個叫廣原的推出來，我只聽見那位姓李的說：「你們這飯桶，放在你們面前何特甫不抓，一直折磨這些孩子幹什麼？」

謝 （一直像石像般立在旁邊）後來呢？

妓乙 我聽見他們相打的聲音。

妓甲 後來廣原的同野村這兩個日本鬼子出來，氣呼呼的，什麼話都不說，拉着我們喝酒。

妓乙 他們兩個人的衣服很亂，一個眼睛邊一個頸子上好像都有點傷。

劉 （對謝）還有什麼話問麼？



謝（冷澀地）帶走吧。

劉 謝謝你們兩位，這是一點點薄禮。（他從袋中合手出兩疊鈔票，分贈她們）但是如果你們將今天的事告訴別人，你們就要被野村的抓去上刑了。現在，對不起，我又要蒙起你們的眼睛了。

（劉用手帕蒙妓甲妓乙的眼眼，她們完全莫明其妙的接收鈔票，莫明其妙的聽他擺佈，最後劉像挽情人一樣，一臂挽一個人走出去，王爲他開門，等他瀟灑地走出門後，王又謹慎地關門。但門尙未關好的時候，有一個人忽忽地闖進來，那是孫重同志。）

孫 謝，非常可靠的消息，何特甫就要解到日本司令部去了。

王 真的嗎？那麼讓我同你到西區去，要是打聽到確實時間與地址，讓我們準備半路上把他搶下來。

子美 我也同去，我也同去打聽。這個辦法很好。讓我們從他們手上搶他回來。



王 你不用去。你在這裏等我消息。

謝 念梅，你留在這裏，也許還有別的工作。道度，當心些。

王 知道。

（王道度下。）

子美 老謝，你現在終可以知道這事情是怎麼發生的了？

謝 那麼他實在太不對了。

子美 但是他也有他的理論。

謝 他要救的是這整個的民族與國家，怎麼可以爲救幾個人就冒這險。

子美 但是別人有什麼罪，爲什麼無緣無故要替何特甫去死呢？

謝 問題不在這裏，現在我們爲救何特甫，不是準備更多的人爲他去死麼？難道我

們都有什麼罪麼？

子美 但是我們願意，我們是獻身給抗戰，獻身給我們的事業與民族的前途的，我



們隨時準備犧牲，而這些冤枉的人，是並沒有這樣準備。他要死得不明不白

謝 在橫暴殘忍的敵人壓迫之下，死得不明不白的人多的是；我們在抗戰建國的理想的犧牲幾個同志，更是無法避免的。

子美 那麼，這樣說，你肯不惜犧牲什麼來救他了。

謝 我個人自然可以。

子美 我更可以，現在你告訴我，我們怎麼樣可以救他？

（有人敲門，謝板好手鎗，納入袋中去應門。）

謝 是誰？

王 是我。

（謝開門，王上。）

謝 怎麼那麼快回來了？



王 我到西區，西區方面已經探聽到消息，說何特甫就要從偵察處解到日本司令部去，並且借此還要先遊街。

子美 這是他們示威的方法。好，我們就來劫他們。

王 不可能，沒有法子來得及，因為我回來的時候，他們恐怕已經出發了。

子美 什麼來不及？難道叫何特甫就這樣犧牲了麼？

謝 他們突然的解去，舉行遊街，就是免得我們準備，那麼……

子美 你們不去，我一個人去。

王 念梅，你冷靜一點。要是有可能，咱們不怕犧牲，要是沒有成功可能，我們何不留着力量看以後的機會呢？

子美 不行，謝，你一定要想辦法。你一定要想辦法。

（大家在驚慌之中，子美在焦躁哭泣，謝拊着頭來回的走，王在那裏靜思。突然有人敲門，王去應門。）



王 是誰？

孫 是我。

（王開門，孫重進。）

孫 遊街已經快到了，他們佈置得非常周密。

王 劫人是不可能的事。

（這時，軍樂聲自遠而近，謝，王，子美等靜聽。於是牆外人聲嘈雜起來，許多雪亮的刺刀擁着囚犯白簽在牆頭移過，大家望着。）

謝 這無論如何是不可能了。

子美 你們膽小，我一個人去！（她從大衣袋裏拿出手槍欲出）

謝 你瘋了麼？子美。（他拉住子美）

子美 （哭）怎麼你們看他坐着囚車在你們面前走過都不救麼？且不管他是多麼有  
用的人材，只管你們的友誼。



謝 子美，你冷靜一點。我們保住實力，還有機會。我們一點沒有佈置，這樣去，結果一定被他們一網打盡。你愛特甫，老實說，我比你更愛他！

孫 聽說秋田同何特甫是認識的，現在解到總司令部，也許不會把何特甫害死。

謝 是在日本的同學麼？

王 那麼也許不會處死。

子美 我知道他們不但認識而且是嫡親兄弟，都是日本母親生的。但是這有什麼用。

謝 是兄弟？

子美 是的，他們的母親是日本人，後來一個回國，一個留在日本，所以現在也就  
是敵人，因此他們間沒有寬恕。

謝 你怎麼知道？

子美 何特甫同我說的，他說正如秋田到了何特甫手裏一樣。



王 怎麼，他們兄弟間有這許多仇恨麼？

子美 不。各人更須忠於自己的民族與信仰。

謝 那末我們給他錢。

子美 錢於別人有用，但是於秋田是沒有用的，何特甫親口同我說，他的話向來是可靠的。

王 那末我們只好準備劫法場了。

謝 有了這次遊街，也許就不到外面來執死刑了。許多伙伴不都是在裏面無聲無臭的就完了麼？

子美 那末他就死定了麼？（她哭）

謝 不，不！

子美 那麼你說辦法，你快說辦法。

謝（沉思）子美，原諒我這一回兒，我一定想出辦法。我同何特甫在二年中經過



多少危險，每次在最無辦法之中，我會想出辦法；在最危險之中，他會脫險。  
那麼說原諒我這一回兒，讓我想，讓我靜靜的想。

子美 但是，我急，我急……（頓足）

王 子美，不要太用情感，讓我們用理智。大家坐下！我們好好來商量。

（王於子美坐下後，自己坐在她的旁邊，謝雙手按着前額也坐倒在子美的對面

。）

——幕徐下。



## 第四幕

時 與前幕相隔不久。

地 司令部。

人 秋田，淺島秘書，何特甫，小川中尉，兵甲，兵乙，侍僕等。

景 秋間少將辦公室。舞台後右有門一，左有窗，與窗隣近有一個較小的門。幕開時，秘書在副桌上在理案卷，兵丁二人押李晃進。

秘書 帶來了？

兵甲 是。

秘書 （站起來，走過去）坐在那邊吧，（何坐在門口邊一根木凳上，兵甲乙分守左兩面，秘書對何詳視）啊！我道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人呢！現在可落到我們



手裏了。呵——呀——呵！

李晃 請放心，先生。我不會在你們手裏久留的。

祕書 你打算跑麼？哼，這次是不可能的。在別人手裏可以，在秋田少將手裏就難了。我現在去通知司令去。唉！其實最好你不落到這裏司令的手裏。

（淺島祕書下。）

李晃 （四面張望一下）……

兵乙 （按他的肩膀）安定一點，規規距距坐着，渾蛋東西。

（秋田進，祕書隨着，何冷靜地走到寫字檯旁坐下。）

秋田 帶來。

祕書 帶過來。

（兵甲乙帶李晃到桌前）。

秋田 把案卷拿來。



（祕書從自己桌上拿卷案，靜放在秋田面前，退到自己位子上。秋田靜靜地翻閱案卷有四分鐘之久，舞台肅穆無聲。）

秋田 那麼你是何特甫？

李晃 你自然認識我。

秋田 你也就是李晃？

李晃 不錯。

秋田 （翻閱案卷）你也就是白鳳飛？

李晃 對的。

秋田 （把案卷翻下去）你還叫做杜阿福？

李晃 也許是的。

秋田 （把案卷翻下去）你還有假名叫做John李？

李晃 好像有過。



秋田 (把案卷再翻下去) 你也曾叫做王啞吧?

李晃 大概是的。

秋田 你殺過人，放過火，毀壞鐵路，劫車，污辱皇軍，擾亂治安……

李晃 不要說下去了，我都有。但是假使我是犯罪的，你們侵略中國是什麼呢?

秋田 (不理會李晃的話) 你到底落在我手裏了。

李晃 ……

秋田 你承認你所犯的罪麼?

李晃 我沒有犯罪。

秋田 現在不必動用你的口才，請你招出你們遊擊隊的總部與駐在這裏的機關，還有……

李晃 不會有這樣的事。

秋田 那末爲免麻煩起見，我要判你死罪。



李晃 許多人都說你是講法律的，原來你也是這樣武斷。

秋田 這是軍法。

李晃 那麼……

秋田 只有一條生路，如果你招出你所知道的一切我可以免你死刑，當作俘虜待你

李晃 我願意死！

秋田 真的！你毫不猶豫？

李晃 毫不。

秋田 那那我判你死刑。

李晃 ……

秋田 那麼你在死前有什麼話說麼？

李晃 我沒有話說。只是有點奇怪，你不想用點私刑叫我招麼？



秋田 在我的手裏不會有。我的主張是合理與法律。

李晃 這個我知道，這是軍法呢。

秋田 請你不要說別的，你沒有話留下麼？

李晃 假如可能的，我要寫一封信，一封簡單的信。

秋田 你以為要立刻就寫麼？

李晃 最好。最好讓我在這裏，因為你們的牢獄，我知道一點也不合理，一點也不合法律。

秋田 (對秘書) 讓他寫信。(對李晃) 你就在那面寫好了。(對兵) 開他的手鐐。

(於是秘書讓位，給他信箋信封；李晃坐下；兵甲開其手鐐，秋田準備好手鐐，為坐位的關係，正對李晃的背後，於是李晃作書。大概一分鐘後，桌上電話鈴響，秋田接電話。)



秋田 喂！啊……是的，你哪兒？啊，我是。怎麼樣？……還沒有，不，我想照法律辦理。……用私刑，不，不，我不贊成，……我不破例。野村麼？我不愛這傢伙。也許我不要他招了。唔……我想立刻執行死刑。不，這是法律。什麼？梅莊方面敗下來啦？那末……唔，唔，我知道啦。再見，再見。（何掛上電話，沉思了一回。）

李晃 （已經把信寫好，一面封信，一面說）秋田少將，你太相信你自己了！

秋田 你信寫好了麼？

李晃 是的。

秋田 那末留在那個桌上，我替你寄出，你還有什麼話？

李晃 沒有。

秋田 你就這樣赴死了麼？

李晃 是的。



秋田 好的，帶出去。立刻執行死刑。（把公文一紙交祕書）

（兵甲乙各執李晃一臂，李晃毫不抗束，從容站起。祕書拿着公文先出。

兵甲乙押李晃隨後。走到門口時，何突然發言。）

秋田 且慢！

（祕書與兵止步。）

秋田 何特甫，在你死前的一刹那，你不想同你的親屬決別一下麼？

李晃 我沒有別的親屬，只有一位哥哥。

秋田 那麼你不想同你哥哥決別一下麼？

李晃 假如我還有當我弟弟的哥哥的話。

秋田 （指揮祕書及兵丁）你們出去，把犯人留下。

（祕書把公文置秋田桌上偕兵甲出。秋田握手鎗坐在寫字檯邊不動。）

秋田 現在，特甫，你同你哥哥說話。



李晃 假如在我面前是我久別的哥哥，他一定先叫我坐，假如我哥哥身邊有錢，一定拉我喝酒抽煙。……

秋田 (按桌上電鈴) 都可以辦到。(他拿桌上雪茄洋火給他)

(侍僕上。)

秋田 兩瓶啤酒！拿兩個杯子來。

僕 是。

秋田 現在你坐下，讓我們過一回弟兄的生活。

李晃 (坐下) 這是想不到的，哥哥。……回憶我們童年的時候，我們在一起住，一同讀書，一同在母親旁邊，這是什麼樣的生活呢？以後母親死了，我由叔叔帶回到中國，一直到我又到日本讀書，我們一同在東京，這一段生活回想起來是什麼樣的滋味？我們雖然意見不一致，但是沒有隔膜，大家痛快的坦白的爭論，在酒店，在咖啡館，在我們公寓裏，我們整夜的辯論，這是多麼



痛快的事情。

秋田 是的。這些思想的不一致，當時反而幫助我們談話的資料，擴充我們生活的範圍，增進我們兄弟的感情。

李晃 但是從這思想出發，因而各人走各人的路，一直到現在，重逢的時候，你用手鎗指着同我說話了！

秋田 (納手鎗) 現在讓我們痛快地重回到過去的日子。

(侍僕拿啤酒上。開酒。)

秋田 再開那瓶。

(侍僕又開酒。秋田拿酒親自斟一杯遞給李晃。)

(侍僕拿第二瓶酒斟一杯給何達堂。)

秋田 你出去好啦。

(侍僕下，秋田把第一酒瓶遞給李晃。李晃站起，拿那杯桌上的酒向秋田。)



李晃 祝你勝利。

秋田 (舉杯) 祝你……

(李晃飲酒，秋田未飲，把杯子放在桌上。)

秋田 特甫，爲什麼你的思想一直錯誤下去。

李晃 我也是這樣想你的。

秋田 但是思想是思想，民族是民族，至少你有優秀民族的血液，爲什麼你甘願做劣等國家的人民。

李晃 (諷刺地) 但是母親的血液似乎比我們親還純粹；而她竟甘願做劣等民族的妻子。

秋田 但始終是優秀國家的人民，我想如果你肯在帝大畢業時聽我的話，在日本做事，或者你不做事讓我養你，那麼無論你思想是怎麼樣主張人類平等，我們



也只在酒杯前辯論，不會有今天這樣行動上的衝突。

李晃 但是行動不過是思想的一部份，思想不過是行動一部份，二者有時候不能夠分離的。

秋田 假如我不做軍官，那時候就同你到日本鄉下種田，我們倆在綠油油的野田旁坐下，抽着煙斗，談談我們的思想，是多麼自由？或者在收穫完畢以後，我們在冬天的太陽下面，喝一杯自己釀的酒，辯論到月亮出來。這是多麼快樂的事？又或者像我們幼年時候一樣，在夏天的夜裏，滿天是星斗，滿野是流螢，清風吹着我們的頭髮，我們對着青山，坐在稻場上，討論到改造世界促進社會，多麼爭吵都會是無上的快樂。是不是？但是現在我們都在實現我們理想。理想衝突，就變成生命的衝突。

李晃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秋田 到底誰的理想是對呢？這是只有單方面的判斷。獨有我們的愛，父母遺留我



們的愛，我們從小在一張床上，一張桌上，一個院子裏，一個小學裏的愛是我們共有的。

李晃 是的，哥哥。

秋田 那麼爲什麼要將我們共有的愛，要爲我們單方面的判斷所毀滅？

李晃 這因爲我們還有更深的愛在我們所屬的民族與世界上。

秋田 這是不是出發於我們的血液呢？

李晃 不，我想還是出於我們思想上的選擇。正如我們同一血液的人，要選擇不同的世界。

秋田 但是思想是後天的，情感是先天的。爲思想而互相殘殺是不是同爲一筆遺產而互相殘殺一樣的卑鄙？

李晃 不，哥哥，這因爲我們爲愛不同的民族與世界而爭鬥。

秋田 那麼是不是同兩兄弟同愛一個女人而互相殘殺一樣的可笑呢？



李晃 不，哥哥。我們所代表的已經不是自己，是我們的立場。你是擁護民族的優劣理論，我是信仰人類的平等思想；你要世界不平等，我要平等。

秋田 是的，這是我們根本不同的地方，但是就爲這點不同，叫我們忘去在同一張床，同一張桌子，同一個院子，同一個小學裏一同生長的同父同母的孩子互相殘殺麼？

李晃 但是現在殺我的權柄在你手裏。

秋田 可是這同我的生命在你手裏一樣，我們所討論是根本問題。

李晃 可是事實上我在你的手裏。

秋田 但是我已經說過，假如你招出你所知的祕密，你還是活的。將來我們還要在一個屋頂下一同生活。

李晃 你是叫我拋棄我的思想，我更大的愛情，與我所愛的對象，來求饒一條命麼？



秋田 不是這樣說，特甫。……我們到底活的是什麼？我們以為我們的工作是爲民族的平等世界的幸福，但是怎麼知道將來不是反而有害呢？拿破崙爲法國打了勝仗，於人民是好是壞，誰下過正確的統計？發明火藥發明飛機，到底於人類益多害多，誰知道？爲什麼我們不能放棄一切，謀自己一點幸福。……

李晃 哥哥，你用許多聰明的話，是不是要騙我供狀？

秋田 不是這樣說，特甫；我願意告訴你，是我在求你保住你的生命，聽我的話……

李晃 爲你的報功與升官發財麼？

秋田 爲你的生命，爲我們的愛。

李晃 那麼你放我就是。

秋田 但是我手中的法律……

李晃 你不願背叛你的法律，你的民族，叫我背叛我的民族國家。

秋田 不，只要你招供，我願意隨時在戰後隨時伴着你一同過平民的生活



李晃  
……

秋田 你不相信我麼？還是不相信你供了以後可以不死，還是不相信你供了以後我不辭職？

李晃  
……

秋田 相信我，特甫，我的人格你是知道的，我從小沒有騙過你。

李晃 我相信，正如你相信用最毒的刑具不能逼我的供狀。

秋田 那麼我求你，求你招出來，讓我給你極輕的徒刑，將來讓我們在平靜的地方過平凡的生活。

李晃 那末我不招也是一樣，我們一同逃出去，設法逃到中立國去，讓我們隱居，在那面荒僻的地方去做工，去種地。

秋田 但是這是我手中的法律。這不是我的信仰。只是我施行這個法律，不能夠徇私。



李晃 我不能招。

秋田 請聽我的話，特甫，爲我們的父母，他們怎麼樣愛我們，教養我們，在父親臨死的時候，他怎麼樣叫我們互相愛助，奉養母親；在母親臨死的時候，她怎麼樣叫我們跪在床前，叮囑我們永遠相愛，叮囑我永遠保護你，幫助你，指導你，還怎麼樣叫你聽我的話。（聲淚俱下）

李晃 （哭泣）啊！哥哥……

秋田 你招，你招！弟弟，我只有你一個弟弟，你只有我一個哥哥，在這世界上。我們聽見過一切的聲音，歌唱家的歌，名人的演說，但是最清楚的還是母親臨終時的話。牠永遠在我們的心底。你終還記得那張木床，那些藥瓶，那盞油燈，把我倆的影子照在帳子上；母親的聲音雖是微弱，但是清楚，清楚得現在還在我們的耳邊，是不是，弟弟？

李晃 （哭）啊，哥哥！



秋田

你再想，我們在父親死後是怎麼長大的？在母親死後是怎麼樣長大的？我怎麼樣叫你用功？教你數學？怎麼樣為你補習日文？怎麼樣陪你去考帝大？鼓勵我們的什麼？安慰我們的是什麼？是母親的愛！是我們的愛！這愛是三位一體的。弟弟，現在我覺醒了。我要伴你到鄉下過平民的生活。我要皈依母親。現在不是我救你，是求你救我。請你供了。你供了，我終算沒有因私廢公，讓我保住一個完整的人格來愛你。弟弟，你供。

李晃

哥哥！唉！我甯使你用刑，用最毒凶的刑具！

秋田

我求你，弟弟，用母親的名義求你，當你還是八歲當我是十六歲時候，你記得那一年曾經有一次，爲一本圖畫我打了你一下，母親告訴我應當原諒你愛你，向你抱歉的事麼？現在我的權力等於我當時的力氣，可以施在你的身上，但是我應當愛你，我不能下手；你知道麼？那麼你救我，讓我一方面做個有人格的人，不因私廢公，另一方面還做個好的哥哥，做個母親期望的兒子。



李晃 不，哥哥，原諒我！我不能招。正如我原諒你殺我一樣，殺我是你的責任。  
你沒有錯。矛盾的是我們不同的民族立場。

秋田 弟弟！

李晃 唉！哥哥。

（二人皆流淚，最後大家沉默。）

秋田 （振足起來）那麼我沒有辦法了，現在我把你的死刑延擱到後天早晨，（何在公文上簽日期，按電鈴）讓你再仔細想一想，我希望你在這個時間裏覺悟。

（祕書與兵甲乙進來。）

秋田 （遞公文給祕書）帶出去！

（秋田沉痛地堅決地從台後之門進。祕書拿公文出，李晃就在這時候私拿



桌上小刀握在手中，當兵甲兵乙過去押李晃時，李晃出其不備將小刀直觸兵甲之咽喉，左手立即攫取兵甲之手鎗指乙，於是他倒退幾步，將手鎗指兵甲兵乙。）

李晃 把手舉起來，不許作聲！

（兵甲乙舉起手。）

李晃 告訴我這裏的出路。

兵甲 沒有，四面都有兵。

（李晃四面張望一下，退到窗口望望，隨手開開與窗隣近之小門。厚來那不是一個出路，是一個小間。李晃靈機一動，用鎗指揮兵甲兵乙。）

李晃 快到那裏面去。

兵乙 唔……唔。

李晃 快，不然我就……



（兵甲急趨進小門，兵乙隨後。）

李晃 不許作聲，否則我就對不住你們。（拉住乙，一面關上小門，把甲關在裏面，對乙說）你等一回進去，把你的衣服脫下來。

（兵乙脫：衣，李晃將上衣穿上。）

李晃 脫袴！

（乙脫袴，但就在這一瞬間，小門內忽然哨聲大作，李晃急拉此門，但門已下鎖，無法拉開。）

李晃 你再吹一聲哨，我就開鎗。

（但哨聲仍響，李晃乃對門開鎗，凡三發，可是哨聲仍響着。最後外面有荒雄中尉帶日兵多人奔上。）

荒雄中尉 不許動

（李晃見一隊兵都以鎗向他，乃止。）



荒雄中尉 把鎗交給他。（指兵乙）

（李晃授鎗於兵乙，兵乙初又胆怯，繼乃受鎗。）

日兵乙 好傢伙！

（荒雄中尉乃走近李晃，加以手拷。時小間內哨聲還響着。）

日兵乙 快出來吧，何特甫已經抓住了。快出去吧。

（兵甲從小間出）

兵乙 我倒想不到你還有這一手。

兵甲 好傢伙！

（荒雄中尉帶一隊兵押李晃下。）

兵乙 怎麼？你倒沒有吃到鎗彈？

兵甲 我躲在裏面鐵箱後面。要不然還不完不完。

（外面有何軍長的聲音。）



秋田 (聲) 怎麼樣？

兵乙 司令來啦。

(兵甲乙大家立正恭候。)

兵甲 你的衣服呢？

兵乙 啊喲，還在何特甫手上喲！

——幕下。



## 第五幕

時 前幕翌日之深夜。

地 監獄。

人 李晃，秋田，王道度，謝蒼，野村，李王子美，獄卒甲，獄卒乙，看守長，韓雄飛，劉以唐，其他。

景 以鐵柵爲界，台之右後部爲禁囚何特甫之獄室，台之前部與左部爲走廊，左面有門通外，開着。廊中置板桌一凳二，桌上放着一瓶燒酒，一隻盛着酒的茶盅，一把粗茶壺，一付竹做的牌九桌，還有一盞手提燈。全室非常昏暗，壁角上一盞半明不滅的電燈，還不及桌上那盞手提的煤油燈亮。幕開時，舞台甚爲死靜，何特甫在鐵門內瞌睡着，獄卒甲抽着旱煙在「打五關」。門外是悠悠的脚



吟聲，頗像鬼哭。許久許久以後，門外突然有凶厲的人聲發生。

獄卒乙（聲）他媽的，你哭什麼，半夜三更的！

（呻吟聲還是響着，）

獄卒乙（聲）他媽的，你再哭，我可不容氣啦。

（呻吟聲漸微。）

獄卒乙（噤咕着走近左面的門口）他媽的，半夜三更的哭，把我吵醒啦！啊，老

王，你值夜班嗎？

獄卒甲 是呀。你又在那面罵人，這又何必呢？

獄卒乙 我實在受不了，整天整夜是這些聲音，嘆氣呀，咒罵呀，哭泣呀，呻吟呀

。日班還好；夜班，那簡直像聽鬼叫，我恨不得要打他們，我要他們大聲的叫，大聲的噓，索興把這空氣弄得熱鬧一點，省得永遠是鬼世界。

獄卒甲 你還是小孩子，老實說，你忍耐幾年就會慣的。別這樣焦躁，喝一杯酒吧



。（倒酒給乙）老實說，我們做一天閻羅大王就得聽一天鬼叫，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獄卒乙

但是這口鐘也撞夠了，我不知道我在做什麼；整天看着這些鐵籠，籠裏關着的是什麼？是人是狗是老虎是耗子，我們都不知道，也不讓我們知道。

他們送進來，我們就把它關起來，以後就看守它，看他瘦起來，憔悴起來，看他頭髮白起來，鬍鬚長起來。聽他哀冤，哭泣，憤怒，嘆息，守着他醒，守着他睡，守着他吃飯拉矢……他媽的，我們算是幹什麼？一輩子就看守人！

李晃（在睡夢中嘆氣）唉……

獄卒乙 他媽的，嘆什麼氣。

獄卒甲 你不要這樣凶，你知道這裏是日本人抓來的犯人，那多半是好人，也許是

最愛國的英雄，也許是中國的好官。



獄卒乙 我很奇怪，爲什麼這次日本人要把犯人送這裏來，不押在自己司令部。

獄卒甲 聽說這個日本司令很講究法律。

獄卒乙 笑話，日本兵還講究法律，我想是表面做給我們看看吧了，不然外面何必佈滿了這許多兵。

（門外有悠長的女子呻吟聲。）

獄卒乙 你聽，這像什麼？是不是鬼，他媽的！（他要出去干涉。）

獄卒甲 坐下，來，來喝點酒。（他拿起酒瓶遞給獄卒乙。）

（獄卒乙拿酒瓶喝酒。）

獄卒乙 喝酒！只好喝酒！你看，這裏做事情的人誰不喝酒！整天整夜，看的是這羣鬼相，聽的是這些鬼叫。黑黝黝的，我們犯什麼罪，叫我們也永遠在地獄裏討生活。

獄卒甲 但是我看了許多過去很闊的人死在這裏，我倒也覺得心平氣靜。我那樣雖



然不好，但還活着，下班的時候到家裏還可以看看老婆兒子。

獄卒乙 但是這不是人的生活，我甯使痛快地關綽幾年，再死在這裏，不願意在這裏耽一輩子。

獄卒甲 以前我也是這樣想，可是後來我結婚了，生孩子了，我覺得做人就這麼一回事，大家挑一種監獄坐坐，坐到老，坐到死。到底這裏是空閒的，沒有什麼大事，雖說薪水不大，但是外快不是還不少。

獄卒乙 就是爲這個，要不是外快好，我一定要離開這裏。

獄卒甲 那麼知足一點吧，喝點酒，喝點酒。

（獄卒乙喝酒，甲抽起旱煙。）

獄卒乙 老唐，聽說城西方面的戰爭又起來了。你知道麼？

獄卒甲 我聽說，聽說吃緊得很，日本兵也許又要退了！

（就在這時候，外面進來王道度，他提着燈，作獄卒一樣打扮。）



王 噢！這位是唐老伯麼？

獄卒甲 怎麼，你是誰？你是王三魁的姪子可是？

王 是的。我嬸母病厲害了，叔叔，叫我來替他值班，他已經同看守長說好，叫我  
一直來找您。

獄卒甲 是的，他昨天也同我說過。（他摸出一隻大而笨的錶來看）但是還早呀，  
還有半個鐘頭。

王 我怕誤了事，所以早點來；現在我既然來啦，老伯就可以回去休息吧。

獄卒乙 聽說外面消息很緊，城西已經打得很吃緊了。

王 可不是，外面拉天呀，拉車呀，非常緊張，恐怕日本兵又預備撤退了。

獄卒甲 這才是好消息。

王 那麼，唐老伯你先回去吧，回頭恐怕馬路上要很亂了。

獄卒甲 那麼就勞你駕了。（他站起，收拾桌上的零星物件）啊，你沒有帶酒吧？



王 要酒有什麼用？

獄卒乙 酒？這裏做事一定要喝酒。難道王三魁沒有同你說麼？值夜班，沒有酒怎麼行？難道沒有聽見這些聲音麼？都是鬼叫，都是鬼叫。老實告訴你，這裏比地獄還要悽慘，你看，陰森森的，一到半夜三更，這些關着的人都變成了鬼，這裏就是鬼世界，你知道。

獄卒甲 你不要駭他。（對王）你沒有帶酒？好，這裏有，你要是沉不住氣，喝點酒就好了。那麼再見。

（獄卒甲下，獄卒乙隨下。王道度向四周看一看，望望何特甫，但又理理桌上什物，他靜靜地跑到欄前，看何特甫睡着，搖搖頭又踱過來，這時門外似有人進來。王走到桌邊，倒酒，作預備喝的樣子，馬中校上。）

野村 （帶着酩酊進來，看有桌上有酒，他又倒了一杯喝。然後問王）怎麼，犯人很好麼？



王 很好。

野村 (驕傲地走過去，到鐵柵前面) 何特甫先生，您好？

李晃 ……

野村 何特甫先生！何特甫先生，快不要再睡了。我來報告您好消息。

李晃 (醒) ……

野村 你好，真是久違了，何特甫先生。

李晃 怎麼，您倒是很不錯似的。

野村 不錯，果然不錯。只是時常想你。

李晃 我倒也想到你。

野村 所以我今天來看你，並且我來給你一個消息，你們的軍隊又快打進來了。我們正預備撤退，這世界又是您們的了。

李晃 少佐，好說，世界永遠是您的。



野村 自然，現在還是我的，所以趁這世界還是我的，我特地來一趟。我終覺得我們的總司令太迷信法治，要不然，我一直同你在一起，你一定已經把什麼秘密都告訴我，也許你們軍隊沒有法子打進來。

李晃 那麼現在，你不還可以使我告訴你麼？

野村 這是不可能的，你不要妄想。我們的刑具，不在這裏，啊，時間也許來不及，老實告訴你，一點鐘以後，我就要上汽車向北撤退，從此就要同你永別了。

李晃 不會的，少佐，我一定還要同你碰到。

野村 這是你的空想，何特甫先生，我不到這裏來，你也許還有一天可以看到我，也許我處在你現在地位，你穿着整齊的軍裝來看我。但是我已經來看你了，你休想再會見我。實在說，這是我的規矩，我離開一個地方，我一定不忘記我的犯人。（他拔出手槍），現在，小李晃，你有什麼話說？

李晃 我沒有什麼話說，不過我告訴你，我永遠為你懊悔。



野村 爲我懊悔？

李晃 是的，爲你懊悔，你爲什麼半夜三更到這裏來？也許你要弄得歸途都沒有了，也許我們軍隊已經攻進了。

野村 這是不可能的，何先生。你以爲我連這點時間觀念都沒有麼？（他看錶）對了，我沒有太多的時間來同你談話，實在可惜，但是這是命運！好，現在我讓你歸天吧。但是你放心，我不會把你屍身帶走，我要把你屍身留在這裏，等你們軍隊進來了，替你舉行大出喪，那時候有許多人會對你獻花圈，有許多人會爲你哭，有許多人會對你歡呼，你雖然死了，但是世界還是你的，是不是？好，再見了，原諒我這樣做，因爲這是我的規矩。

李晃 但是我要永遠爲你痛惜，像你這樣聰敏的人，竟會爲打死我這樣一個人，而失去了你的歸途！

野村 那麼請你爲我可惜吧，我是沒有時間爲你可惜了。對不起，我要失敬了！（



（他深深地一鞠躬，拿手槍向李晃瞄準。）

（於是槍聲立刻發生了，可是倒下的不是李晃，是野村，因為王道度在那面的桌邊，他在這時候不得不發槍了，野村倒地後尚未死絕，他想再對李晃放槍的時候，王道度又發一槍，野村癱瘓一下就靜趟在地上了。）

李晃 是誰？

王 是我。

（王說着把屍首拉在陰暗角裏，脫自己棉襖揩去地上的血，蓋在屍身上面。）

李晃 誰？

王 是我。（王說着走到欄前。）

李晃 啊，道度，你怎麼來的？

王 是謝叫我來保護你。你知道我們的軍隊快攻進來了。謝現在要指揮一個內應，



不到天明，這個城市就在我們的手裏了。我們怕他們撤退的時候，要把你殺去，所以叫我來保護你。

李晃 那麼你怎麼進來的？

王 我們買通了這一個獄卒，叫做王三魁，叫他同看守長告假，說好由我扮做姪子來替他值班。

李晃 看守長就答應了麼？

王 給他錢，自然還是給他錢。

李晃 現在幾點鐘了？

王 大概三點鐘，怎麼？你想不到事情是這樣的變化吧？

李晃 我永遠相信在我最危險的時候，事情會有變化，但想不到你來這裏。怎麼，好像有人來？

（王忽忽離開欄前。獄卒乙上。）



獄卒乙 怎麼，好像有槍聲，你聽見麼？

王 槍聲，是的，我也好像聽見，別是在城裏打起來了？

獄卒乙 不會，老實告訴你，這裏時常有古里怪氣的聲響。

王 你在哪裏聽見的？

獄卒乙 我在那邊打瞌睡，可是沒有睡着。我好像聽見有一個人笑着從這門口進來

……

王 啊喲，你快不要駭我。

獄卒乙 真的，真有一個人從這門口進來，你難道沒有看見？

王 沒有，沒有，啊喲，那一定是鬼。一定是鬼，

獄卒乙 不要怕，快喝點酒，這裏見鬼是常事，你不知道這裏前後死過多少人！

（王喝酒，一面拉住獄卒乙。）

王 那麼，好哥哥，讓我跟你在外面耽一忽兒吧。



（王假裝害怕地拉着獄卒乙出來。舞台暫空。只有李晃在欄內不安地若有所思地躑躅。大概有三分鐘左右。外面有說話的聲音，可以讓觀眾聽見。）

秋田 （聲）怎麼？野村少佐來過？

日兵 （聲）是的。

秋田 （聲）你沒有跟他進來？

日兵 （聲）沒有，他問我這裏的號子，叫我不必起來，他就自己進來了。

（秋田上，日兵隨上。）

秋田 犯人很好麼？

日兵 犯人好麼？怎麼，看守的人不在，哪里去了？

李晃 剛才野村來，拉他一同出去了。

日兵 那一定少校有特別任務，要找人找他去麼？

秋田 不必了，你也出去，把門關上，無論誰，都不許進來。



日兵 是，是。

（日兵下，把門關上。）

秋田 現在好，特甫，我又來看你了。

李晃 謝謝你。但是我不知道來看我是我的哥哥，還是我的敵人。

秋田 也許是你的敵人，也許是你哥哥。不，一半是你敵人，一半是你的哥哥。

李晃 那麼你是來殺我的？

秋田 也許，但也是爲救你。剛才聽說野村來過，我很害怕，我恐怕你已經遭他毒手。連我都不能見你一面了。實在告訴你，現在我們又預備從這個城子撤退了。許多人都怪我沒有把你們刑審，不然你也許會招出你們用兵的祕密，我們可以打勝仗。但是知道你個性的是我，我知道你一定不會因刑審招供，所以我想由我來審你。可是在審你的時候，我感到我們兄弟的情感，我感到人世間的渺茫。我誠心誠意的，要救你。我把你關到這裏，也就是怕在司令部裏



人們容易毒害你。你不答應，我判你死刑，但是特意晚兩天，讓你再想一想。可是誰知道戰爭的變化這樣快。現在完了，我們要撤退了，但是我們的責任是不能讓你這樣重要犯人活着回去的。……

李晃 那麼你是來殺我的了？

秋田 也許是的，但是我的意思是殺一個人無非是減少我們一點障礙和困難，除去現在你願意脫離你的工作，我還是願意放你出去。

李晃 叫我……？

秋田 你要什麼都可以，做買賣，種田，只要你做不抗日工作。

李晃 不，不，那是叫我自殺。

秋田 怎麼？

李晃 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事業，我的事業就是我的生命，你叫我不抗日，就是叫我自殺。



秋田 我不想同你辯論，總之在法律上你是犯罪的。站在你哥哥立場上，我要救你，但是必須保證你不再抗日。

李晃 好，那麼你放我。

秋田 真的？那麼，你跪下。你說，用我們母親的名義作發誓，從此決定不再幹半點抗日工作，不再發表半點抗日思想。

（李晃跪下，但是略一思索，又站起。）

李晃 哥哥，不行。我不能夠了。

秋田 怎麼，你不能夠，那麼我站在法律立場上我只好殺你。

李晃 ……

秋田 聽我的話，你答應我。我求你。

李晃 ……

秋田 時間現在來不及了，你要不答應，我只好站在你敵人的立場，來殺你了。你



說一句。

（秋田拔出手槍。）

李晃 哥哥，那麼你殺，我願意死。

（秋田舉鎗，但是隨即垂下手。）

秋田 不，不，我不能夠殺你！我不能夠殺你！我好像看見母親，她在死的時候叫我管你，叫我帶你，叫我永遠在危難之中救你，叫我扶植你，那麼，弟弟，你難道不想想母親麼？她不是好像在我們旁邊麼？聽我的話，我用母親的愛求你。

李晃 但是哥哥，你儘管殺我，我原諒你，我知道殺我不是你，是「你」的民族，母親也會原諒你的。

秋田 那麼我只好，只好……因為時間實在沒有了。

（秋田拔槍渺準。但痛苦一陣，又把手垂下。）



秋田 我不能殺你！我實在不能這樣做。因為如果我的手染上你的血，我還有什麼心腸來做人！弟弟，那麼請你給我一個餘地。

李晃 （在沉思中）……

秋田 憑着母親，我求你聽我的話。讓我伴你脫離民族的立場，讓我們倆一同逃出這些糾紛和苦悶的境界，讓我們再到中立國去做個小百姓，讓我們倆去開一家舖子，或者去種一點田，讓我們簡簡單單生活，這樣難道你還不贊成麼？

李晃 ……

秋田 你快說「好」。

李晃 不，不，不好。

秋田 那天我審你的時候，我叫你招，你不招；說在不招的條件下可以同我一同隱居。現在爲什麼又變了呢？

李晃 那時候你用這個方法叫我招，我不招已經算是一種成功，現在我不死才是一



種成功，我的生命不是我的，我已經獻給我的民族。我可以爲民族死，但不能爲怕死而違背民族，那時候我的民族叫我不招，如果可以使我不招而死去，我願意。隱居在我就是死。你答應我不招，我自然可以陪你去死。現在我的信仰是生，是前面的工作，是繼續去貫徹我的主張。所以我不願意因怕死而抹殺信仰。

秋田 那麼你以爲現在的生是你的信仰，但是你知道你不能够生。

李晃 但是我爲信仰不怕死。哥哥，你爲什麼在那天不允許我在不招的條件下同我一同設法到中立國去隱居，今天又不要我招而拉我去隱居呢？

秋田 那天我的責任必須你招。

李晃 是的，哥哥，我知道，今天你的責任是叫我死。

秋田 是的，因爲場合不同，我的責任不同。但是我要你死的是你的立場與行動，以及你同中國的關係，我要救你生命。



李晃 但是我的行動就是我的生命。

秋田 母親生你的只是你的生命。

李晃 生命在生長之中就有行動，我的行動與我的生命是一體的。這是沒有法子分開。

秋田 現在不要把話講遠了。弟弟，我希望你聽我的話，讓我們回到我們的根上去，我們是同根生的，讓我一同在根上生活。

李晃 ……

秋田 這是我最後的話。你不能接受嗎？

李晃 不能，哥哥，這是不可能的。老實告訴你，哥哥，我們的軍隊這樣快反攻，雖然勝利，損失一定很重，我相信這完全爲我，否則一定要等一個時期才反攻，可以免除許多損失。所以這損失是爲我，而我爲一條生命的安全，就退出了工作，這不是可恥的事情麼？



秋田 那麼你是無法挽回了。

李晃 是的。

秋田 那麼爲着紀律，我只好站在你敵人立場上叫你死。

李晃 那麼請你執行。

秋田 (他從袋裏摸出一個小瓶)但是我不能殺你，好！這裏是毒藥，請自己喝去，弟弟，這可以減少你的痛苦，也可以減少我的痛苦。

李晃 不，不，哥哥，這是絕對不可能的。絕對不可能，這是自殺，別人將以爲我怕受刑而自殺了。我不會怕痛苦，我知道我的死會引起我們的軍隊的敬仰。如果我是自殺，我要被別人看輕。在我的事業之下，我一定要做別人的模範。也就是我事業中之模範。

(副官闖入。)

副官 報告軍長，敵人便衣隊已經暴動了，我們必需快走。



秋田 什麼，便衣隊已經暴動了？好，好，我就出來，你先出去。

（副官下。）

秋田 好，好，現在已經是最後一分鐘了，你願意接受這毒藥麼？

李晃 不。絕對不。

秋田 好，那麼我只好叫我副官來執行。

李晃 假如我可以有一個請求的話，我希望你自己執行。

秋田 不，我要叫我副官執行。

李晃 哥哥，那麼難道你願意你的弟弟讓一個毫無知識，毫無思想的無名小卒打死嗎？哥哥，我求你自己執行，只有死在你的槍下在我是光榮的。

秋田 好，那麼你跪下！

（李晃跪下。）

秋田 你對母親說，原諒你的哥哥。



李晃 母親，殺我的不是哥哥，是哥哥所屬的民族。

秋田 你閉起眼睛！

（李晃閉起眼睛。秋田遲疑一回，即下了決心，發槍，李晃應聲倒地。秋田拋掉手槍，用手掩面，略一鎮靜，即奔向欄邊，屈一膝俯視李晃。）

秋田 母親，原諒我。弟弟，這是光榮的死！祝你靈魂平安。

（副官又闖入。）

副官 報告司令，便衣隊已經在闖監獄了。

秋田 你們都自己走好了。

副官 那麼，司令……

秋田 我是有道理。

副官 是。

（副官下。秋田坦然拿出毒藥，傾瓶自飲。）



秋田（走到欄前）弟弟，讓我也帶着光榮來伴你吧。

（秋田拉李晃的手，背欄倒坐在地下。）

秋田 弟弟，這是你的手，我現在拉着你，正如我們童年的時候拉着一樣，我們曾

經拉着手在月光下跑，在山上採花，在夏天裏我們捉蝴蝶；……正如我領你上學的時候一樣，那時候我同你說什麼來着？我告訴你學校的情形，先生的樣子，還告訴你上課時候的規矩；我拉你這隻手，帶你進小學，帶你考大學，那些時候是怎麼過的？我們兩個人一直彼此相信，彼此相愛，沒有一點隔膜……還有母親死的時候，我們倆拉着手，一同跪在她床前，那時候我們的感覺是怎麼樣？——我們兩個人只有一個心，哭的是一個聲音，流的是一股眼淚，……以後，啊，以後，以後我們兩個人一直同一個人一樣，從來沒有半點隔膜，隨時隨地我可以為你死，隨時隨地你也可以為我死，這是什麼樣一種境界？我們真不相信會有東西分開我們。我們不相信世界上還有這樣的



力量可以把我們分開。但是現在竟有這樣的東西把我們分開了，這是什麼？這是這個鐵欄，這鐵欄是我們的山。但是並沒有把我們分開，我還可以拉你的手，同以前拉你手的時候，一樣的沒有隔膜，我領你進小學，考大學，我們攜手遊山玩水，現在我們攜手去死，同以前一樣的美麗，一樣快樂，我笑着，弟弟，你也笑！我們沒有分開，是不是？永遠不會分開，不會分開，我不相信世界還有什麼力量能把我們分開。……

王  
特甫，我們便衣隊已經攻進來了。  
（秋田在這時候已經奄奄一息，但是忽然有人闖進來，那是王道度。）

（秋田發槍，王道度倒，但秋田亦萎然倒在欄上。外面有許多聲音，謝蒼，李王子美，韓雄飛等多人進。）

謝  
（一見王道度）怎麼？他死了？

韓  
王道度死了？！



子美（奔向李晃，一見李已死去，悽慘地呼出）特甫！（她一膝屈下，陷於悲慟之中。）

謝 怎麼，子美！

韓 他……他……（支持不了自己。）

謝 唉……他伏倒在鐵欄上。）

（餘人大家都支不持自己，這因為他們的目的原在救何特甫，而現在完全失望了，他們有的倒在凳上，伏在桌角上；有的倒在門框上；有的靠在牆上；……。）

——幕徐下。

一九四一年二月一七日午晚稿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四版

兄

弟

每冊實價

圓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徐

訐

出版者

夜

窗書屋

屋

發行者

夜

窗書屋

屋

總經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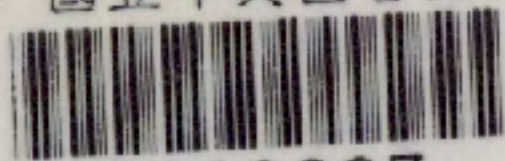
大家出版社

電話二一〇九三

上海23長甯路七一二弄四十號



國立中央圖書館



0133807



6  
2

籍

\$4.00